

「資本主義和平」與中國之崛起

劉麗榮、黃鳳祝

韋德認為，正是「資本主義和平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贏得了空間和時間。其基本假設命題是：經濟發展、資本市場的整合、共同的國家利益、外交政策取向的相似性，有助於減少國家間的武力衝突和戰爭。在全球化時代，自由貿易和經濟的相互依賴對於世界和平的促進作用比民主更直接、更重要。

大國的崛起與衰落，意味著全球政治、經濟、資源乃至價值與標準的失衡與重構。二十世紀上半葉，這種力量的失衡引發了兩次世界戰爭，最後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實現均勢的重建。全球化時代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無可避免地導致全球力量的轉變。由此造成的全球性陣痛，令人疑惑世界何以會和平接受中國的崛起？德國政治學家韋德（Erich Weede）的答案是：「資本主義和平」（The Capitalist Peace）。

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贏得了空間和時間。「資本主義和平」是協調未來全球力量轉變的最佳路徑。

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後，針對「先發制人」的戰爭，歐美學術界提出了一個新的國際衝突理論：資本主義和平論。「資本主義和平」也可以理解為「經濟自由和平」或「全球化和平」，其基本假設命題是：經濟發展、資本市場的整合、共同的國家利益、外交政策取向的相似性，有助於減少國家間的武力衝突和戰爭。

自由貿易讓中國和平崛起

韋德認為，正是中美、中日、中歐、中印、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自由貿易和經濟依賴，

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贏得了空間和時間。其基本假設命題是：經濟發展、資本市場的整合、共同的國家利益、外交政策取向的相似性，有助於減少國家間的武力衝突和戰爭。

韋德最早提出「資本主義和平」的概念。他認為，在全球化時代，自由貿易和經濟的相互依賴對於世界和平的促進

作用比民主更直接、更重要。

二〇〇七年美國政治學家伽茨克（Eric Gartzke）在《美國政治學季刊》發表《資本主義和平》一文。他的經驗研究結果表明，經濟自由水平較高的國家，彼此之間很少發生戰爭。按照「資本主義和平」論，經濟自由並非和平的充分保障，諸如意識形態和自我防禦的需要，都有可能導致衝突或戰爭。但是在經濟自由水平較高的國家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相對較少。在一個不具備穩定的經濟自由機制的國家推行民主政治，比推行集權政治更易發生戰爭。

武力推行民主增戰爭風險

「資本主義和平」論的提

出，是對「民主和平」論的批判與補充。冷戰以後的歷史終結論和民主和平論，是黑格爾歷史觀的現代版，是一種歐洲中心的理念。民主和平論認為，「民主國家」之間不會發生戰爭；但是「民主國家」無法迴避與「非民主國家」的戰爭，為了實現「民主和平」的崇高使命，「民主國家」在必要時必須以戰爭的方式，幫助「非民主國家」建立民主，以此在「非民主國家」實現和平。這一理論成為冷戰後西方新干預主義政策的重要依據。

「民主和平論」試圖構建人類民主聯盟，把全世界納入一個精神共同體，其理論出發點是：人類可以通過共同的價值與情感和諧地統一在一起。這

種規劃世界的對外政策理念追求的價值合理性，其出發點是對西方理性的信仰。

韋德反對「民主國家」運用戰爭手段在「非民主國家」強制推行民主化。他指出，在一個周遭全是「非民主國家」的集權國家，使用武力推行民主化，反而會增加戰爭與衝突的風險。瑞典學者戈萊蒂馳(Nils Peter Gleditsch)也指出，強制推行民主化最初可能會取得一些成果，但通常會形成不穩定的民主化國家，長遠來看可能會產生更為動盪與危險的結果。近期的經驗研究表明，只有富裕的「民主國家」彼此之間很少發生戰爭，貧窮的「民主國家」和「非民主國家」同樣易於捲入軍事衝突。在伽茨克看來，所謂的民主和平只是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的一種附帶現象。

「商業和平」才是永久和平

資本主義和平可以追溯到康德(Immanuel Kant)的商業和平理念。康德在《走向永久和平》(Zum ewigen Frieden)一書中提出「共和主義和

平」，主張通過自由國家的邦聯制度，構建一個世界共和國。康德的世界共和國與但丁的世界帝國相對立。但丁的世界帝國，是古羅馬殖民主義式的帝國，以基督教為意識形態。康德的世界共和國，以自由平等的協商為前提。康德反對用武力干涉他國的體制和政權。他認為軍事力量、聯盟力量和貨幣力量都有可能對別國構成威懾，導致戰爭，因此國家應廢除常備軍，由武裝市民擔負起保衛國家的任務。康德的「永久和平」並非「民主和平」，而是一種「商業和平」。康德指出，商業機制是保障永久和平的理想手段；商業精神通過互利，把各個民族團結在一起；商業精神是無法與戰爭共處的。亞當·斯密也主張，以共同的國際貿易利益作為國際體系合作的關鍵。

歐盟的建立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是康德共和主義和平思想的延伸。一九五一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，是歐洲一體化的真正開始。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阿登納(Konrad Adenauer)就致力於實現德法

和解，主張將法國、比利時和德國的工業有機地融合起來，以保障持久和平。因為平行發展的、步調一致的經濟利益，是各國人民之間良好政治關係最為健全與最為持久的基礎。阿登納的這一思想，承襲了康德商業和平的精神。與康德理念不同的是，歐盟無意放棄常規軍隊和軍事聯盟，同時嘗試借助統一貨幣的力量，進一步提升歐洲國家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。今天的歐盟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區域性資本主義和平的範本。

維護穩定與可持續發展

資本主義和平不是戰爭的免疫劑。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賴，有助於降低戰爭的風險，但是不同於可以避免戰爭。戰爭與和平取決於多種因素。資本主義和平與民主和平的分歧在於，前者以和平手段促進和平，後者不排除用軍事手段促進和平。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兩場戰爭，揭示了民主和平的危險性。資本主義和平對先發制人戰爭的合法性提出質疑，強調以法治國家的

建立作為民主化的前提，沒有法治國家的基礎，也就無法有效推進快速與穩固的民主化進程。這一點與中國的發展路徑正相契合。在韋德看來，維護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現階段發展的重心，由此決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三個步驟：首先是確立國家認同，其次是完善法制建設，待條件成熟後再實行全方位選舉。

「資本主義和平」與「民主和平」的根本區別在於，後者把世界作為一個可規劃的客體，前者把世界視為一個「場」。世界作為「場」的存在，不是基於人類對價值的信仰，世界秩序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，而是由人類行為自發形成的，也就是哈耶克(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)所說的「自發的秩序」(Spontaneous order)。

(劉麗榮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，黃鳳祝是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。)